

核心提示

今年3月,微博话题“79岁大爷在线批改网友书法作业”登上热搜,主人公正是杨再春。他是河北省唐山人,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,上世纪90年代因在央视连续3年播讲书法课,被誉为“拥有千万学生的书法家”。如今,他玩起新媒体之后,在短视频平台吸引了百余万粉丝,“杨再春”的话题点击率达2.5亿。不仅如此,杨老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退休,出版了《行草章法》《墨迹章法通览》《字的结构与章法》《行书笔法与兰亭序帖》等四十多部专著、工具书,发行总量超过1500万册,对传统书法艺术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。

若能再给我十年二十年  
我一定把身上所有本领教给更多的学生

书法之外,年近八十的杨老先生讲起短视频拍摄也是头头是道。他说,现在短视频比做电视节目还难,以前自己在央视的书法课是23分半,现在的短视频内容甚至不到一分钟,需要在三秒之内抓住用户的眼球,才能吸引粉丝。

在短视频平台普及书法知识源于2021年,一位学生提出了拍短视频讲课的建议,再一次激起杨老先生书法教育的初心。“我想用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快餐文化吸引更多的年轻人,我很配合我的拍摄团队,我更像一个主演,说什么话、穿什么衣服以及做出什么样的表情,这样的细节都是要考虑在内的。拍摄团队每天都会探讨视频内容,前三句说什么样的话会更好,拍摄主题是什么……”

点进杨再春的主页,能够看到很多科普类的小视频,包括如何泡毛笔头才好、如何叠格、如何裁纸等常识类的内容,也有应网友要求,写下“五福临门”“百毒不侵”“节气诗词”等内容。如今,很多网友通过线上批改作业的方式成为了杨老先生的学生,他们的职业大不相同,有厨师、工人、退伍军人等,都因为爱好书法在网络上相识,甚至还有当年央视节目的粉丝。

深圳厨师许林才便是其中一位。一次,他临摹了杨再春的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,并通过私信请教杨老先生。杨再春对他的这份书法作品进行了逐字批改,并称赞他写得很好。41岁的山东工人吴淑振,至今珍藏着杨再春出版的《行草章法》《行草书百法》《楷书行章法一百例》,不断练习书法;退伍军人焦朝建,自少年时期便开始接触杨再春的书法著作,一直将书法作为重要的精神食粮,在他退伍之后,仍然坚持每日早晚临帖,杨再春曾在线为他批改作业,给他鼓励。

随着粉丝数量愈来愈庞大,收到的作业数量也随之激增。杨再春每周只能挑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业拍成视频讲解,他会坐在电视前面,将需要批改的作业投屏到电视上,把需要讲解的各个细节清晰展现后,再去书桌前做示范。而未拍成视频的批改则会通过语音或图文形式为粉丝们解答,这样互动良好的“在线教学批改”,也的确让更多人接触并爱上了书法艺术。

一瓶被撞倒的墨水  
才让我开始有机会真正地懂得书法

其实,自杨再春6岁起,他的父亲便开始督促他在旧报纸上练书法,临摹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。杨再春回忆,从小学写到初中,整个阶段都是被逼着练字。

1959年,15岁的杨再春考入北京体育学院(现北京体育大学)预科班,即高中班。刚刚初中毕业的他,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唐山,去往北京求学。那时的北京,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中常展出着明清两代的书法真迹。一到周末,杨再春就向教练借一辆自行车,带着毛笔、白纸、墨水、小马扎和准备好的干粮,骑车到故宫去临摹。一日,杨再春正在低头临摹的时候,游客仰头看着墙上的书画作品,没有注意脚下,踢倒了墨水瓶,染脏了故宫的砖。杨再春心想,故宫的砖都说是“金砖”,这可如何是好?他急忙去拿墩布清理,却怎么也擦不干净,工作人员看到便开始训斥他。虽是晚秋,但杨再春急得满头大汗,无力辩解。正难为情的时候,走过来一位老先生帮他解了围,而后又问他

杨再春:  
如果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书法,  
这辈子就没白活



姓甚名谁,多大年龄。他回道:“我叫杨再春,今年17了。”老先生说:“你这么喜欢书法,有空到我家来吧。”这位老先生便是杨再春第一位正式的老师,黄高汉。之后,杨再春便改为一周去故宫,再一周到黄高汉先生家中学习。黄高汉先生写魏碑和隶书,让杨再春每天都写字和做功课,算作“日课”。“魏碑里的横折笔,即宝盖右边的折笔以及‘乙’下面的钩笔,常出现外方内圆,外边是方笔,里边是圆笔。我们写的时候很难一笔完成。黄先生告诉我,毛笔不是一直垂直的,写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倒下去,再侧锋出来,就可以一笔写成。”杨再春当时就茅塞顿开,之后,在他的教学中也经常用到这一方法去启发教导学生。

言传身教  
我真得感谢三位老先生对我的苛刻

三年多的时间过去,黄先生将杨再春介绍给了郑诵先先生。“郑诵先先生是当时的中国书法研究社的社长、著名书法家,可以说他是写章草的‘NO.1’,我们都叫他诵老或者郑诵老。现在想来,在书法学习过程中有了顿悟,以及了解书法的理论和概念都是从郑诵老这里得来的,书法的技术是从黄先生那里得来的。”杨再春介绍到。

第一次去见郑诵老,杨再春带着一沓子自己临的《多宝塔碑》,可是郑诵老只看了一眼,便丢在一旁。杨再春很是惶恐,郑诵老紧接着开始发问:“你为什么从后往前写?”杨再春疑惑,“我就是从这个帖的开头一个字一个字地临。”见他不懂,黄先生在一旁提示:“郑诵老说你在倒着写书法。”杨再春还是糊涂,郑诵老再问,“中国书法怎么来的?”杨再春便答,“是从甲骨文、大篆、小篆、八分、隶书……”郑诵老又说:“我问你为什么从后往前写?不符

合文字发展原理嘛。”杨再春此时终于明白过来,说道:“郑诵老,我要从甲骨文练起吗?”郑诵老严肃地说:“甲骨文刀法多,笔法少,你要从汉魏刻石入手。”

此后,郑诵老让杨再春临了许多珍贵的帖和拓片,并要求他合上帖后,随便挑出一个字,背着写下来才算过关,不然就一直写。1976年,唐山大地震,杨再春回老家抗震救灾,郑诵老也因地震搬去了上海生活。这一别,师徒二人再没有机会相见。后来,郑诵老的大儿子郑必达曾在回忆录里写过,总有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伙子来家里照顾我父亲,他叫杨再春。

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对杨再春帮助和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位老先生,就是启功。杨再春说:“那时候我开始做出版工作,启功先生叮嘱我,要多出版老百姓看得懂的、普及类的书法出版物。这对我后来出版方向的选题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。”之后,杨再春经常带着各种书稿给启功先生审阅,前后出版的十几本书都得到了指点。有一次,他拿着一本大部头的《章法通览》书稿,请启功先生审阅。杨再春回忆道,“先生问我,‘《章法通览》?走路、吃饭都有章法,你这个章法是什么章法呀?’还问我:‘你这里有碑刻的东西么?’我答:‘都是墨迹的。’启先生笑着说:‘那就应该叫《墨迹章法通览》啊!’随后,启先生为我题了三篇书名让我选。也许并非是我做得多么优秀,但启先生一直鼓励我,在书法普及教育上多做事情,这些叮嘱我一直铭记在心直到如今。”

央视黄金时间开书法课第一人  
一年收到观众来信十万封

郑诵老曾对杨再春说:“我这一辈子如果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书法,我就没白活。”这句话对杨再春的影响甚大,也成了他此后普及书法的初心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杨再春明显感觉到了“书法热”。启功先生当时的做法对他影响很大,杨先生回忆启先生曾说:“北京师范大学除了男女厕所的名字不是我写的以外,其余的都是我写的,我就想让学生们知道,一个大学生应该写好字。”与启功先生一样,杨再春在北京体育大学也书写了许多场所的名称,他也希望学生看到教学楼、场馆、校医院等时,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书法的魅力。

1989年之后,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认为电视频道中的文化节目太少,他找到杨再春商量在央视开一门书法讲座的节目。23分半,杨再春要独自一人边讲边写。演播室中,他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倒计时的表,23分半一过,节目准停,因此必须按时按点讲课。杨再春红了,走在路上经常有观众认出他。那一年,杨再春所在的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收到了约十万封观众来信。作为副社长的他无法一一拆阅,便交代工作人员,三类信件必回:一是边防战士的来信;二是癌症患者的来信;三是残疾人士的来信。其余的问答类书信,他会整合之后在电视讲座上统一回复,如用什么牌子的毛笔,需要什么纸等问题。他说,那时真是站在了潮头上。

前不久,一位退伍军人通过网络找到杨再春。他退伍后一直在为贵州少数民族的贫困学生做教育公益演讲,碍于资金有限,想请杨老先生按照收藏价给他写一写当年在部队的番号。杨再春了解他的经历后便赠送题字以鼓励他投身公益事业奉献精神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 韩世容/文

人物

很长一段时间里,丽江教育学院承担着对迪庆、怒江和丽江等地处滇西北的少数民族教师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,是滇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。

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,主要生活着纳西族、彝族、白族、普米族、藏族、傈僳族等少数民族。丽江有许多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山脉和水流。张桂梅就读的丽江教育学院就在象山脚下,黑龙潭边。

在丽江的山环水抱当中,张桂梅度过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三年求学时光。丽江教育学院作为滇西北地区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,让张桂梅对知识的渴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在丽江教育学院,她如饥似渴地读书学

习,为了再次走上讲台积累更加丰厚的学识。同时,这段岁月也成了她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。

三年时间,不长也不短,张桂梅在这里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。

从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,张桂梅在大理喜洲一中当了一名语文老师。

3

张桂梅踏进喜洲,就被苍山脚下、洱海之滨的这个小镇迷住了。在东北老家,她习惯了林海雪原一派冰天雪地的景象;在中甸林区,她习惯了山野林间的万籁俱静;到了喜洲小镇,她每天可以看见高耸的苍山和碧蓝的洱海。更重要的是,她脚下的这片土地,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。

这是一个跟董玉汉

希望出版社

18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老师一样可以托付终身的地方。

与中甸、丽江一样,大理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,但它更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被世人所熟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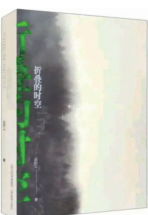
这片被温暖的阳光照耀、高耸的苍山怀抱、洱海的浪花拍打着的土地上,居住着一个叫作白族的古老民族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8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翅膀张开的刹那,惊艳若蝴蝶,尾巴临风摇曳,宛如波浪起伏。

这个镜头定格在夕阳下,似在提醒我,鸟儿便是一捧水飞在天上。

第二章 花坡蔓上

花打开的过程,便是女子倾诉的过程,月光一般,水流一般,娓娓的,款款的,婉婉转转的,心思

一层一层敞开,到最后,孔雀开屏般打开心扉说我爱你,那一刹,你心花怒放的样子难道不是花开的样子?对,花儿就是这样打开的,伴着沁人的花香(荷尔蒙?),一点一点地,一瓣一瓣地,一叠一叠地,骤然间,一朵花蕊在你面前绽放,万籁俱寂,心跳怦然。有风起,那是花儿打开时的音乐;有晨露滴落,那是花儿打开时的欢喜;有星星在天上看着你,那是花儿尘世外的姊妹……那一刻,你或许会听到果壳“啪”的一声爆裂,滚落身旁,那是心灵在欢呼雀跃,那是男子的成人仪式!

那么,花儿呢?

出源头,从坡底对面上山,是去花坡的方向。反过来讲,也是从花坡到源头的必由之路,只不

过,二郎神沟是沿峡谷而来,花坡是盘山而至。

弯道又陡又急,风景便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桥段。越野车昂首向上,车窗外层林尽染,似乎每道坡、每座山都是一幅画屏,夕阳披在画屏上,山色流淌成河。越向山上行驶,温度越低,或许景色越来越有纵深感吧,反愈发温暖。

转至山顶,道路渐趋平缓,山脊处拐个大弯,扭头望向南山,池上越看越像一条盘龙。惊疑间,见前面路边停着两辆小车,车牌号晋A打头,应是太原来此度假的。路边站着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手中各举一枝沙棘,叽叽喳喳,相互追逐。